

董 桥

墨影呈祥

海豚简装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013063563

董 桥

墨影呈祥

I267.1

1436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

北航

C1664880

I267.1

143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墨影呈祥/董桥著. —北京:海豚出版社, 2013.8
ISBN 978-7-5110-1395-8

I. ①墨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66761号

书 名: 墨影呈祥
作 者: 董 桥

责任编辑: 李忠孝 郝付云 张 镛
封面设计: 蔡立国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责任印制: 于浩杰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
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传 真: 010-68998879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32开 (810毫米×1020毫米)
印 张: 4.125
字 数: 55千
版 次: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1395-8
定 价: 1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出版说明

二〇一〇年八月，海豚出版社精心策划的“海豚书馆”与读者见面，之后我们陆续推出了“海豚文存”“祝勇作品”“独立文丛”等丛书，在业界得到广泛赞誉，受到了读者的欢迎。

目前，“海豚书馆”已有六十一种，其他丛书也在陆续面世。每套丛书，我们都邀请名家担任策划人和主编，力求荟萃海内外名家优秀作品，展示近现代人文经典著作，以精装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读者。

为了满足不同读者的要求，我社从上述丛书中精心挑选了广受读者欢迎的几种图

书，重新设计封面，以平装形式出版，价格更加贴近大众的读者。这就是我们新推出的“海豚简装”。首批出版五种：董桥的《墨影呈祥》、余英时的《人文·民主·思想》、张大春的《离魂》、林行止的《远游·鹅肝·松露》、黄裳的《故人书简》，我社还将陆续推出，以飨读者。

目 录

- 梁启超遗墨 (1)
任伯年团扇 (8)
溥靖秋画蛱蝶 (15)
和杨老板聊天 (22)
兰庭剪影 (30)
墨影呈祥 (37)
如画, 如史 (45)
书札影真好看 (53)
周作人妙品 (60)
风雨故人来 (66)
两般秋雨 (74)
我的董其昌 (82)
工尺谱归我珍存 (88)
咏史: 感事 (95)
墨梅枝谭 (102)
芦塘鸳鸯 (109)
黄浚书扇小注 (116)

梁启超遗墨

在上环古玩修补师傅的作坊里结识万先生。二十六年前的事了，他带一件紫檀硯屏给师傅修补，小小四块镜屏镶梁启超四幅行楷，录四首七律，写得标致极了。到底是老藏品，紫檀木框大有损伤，折处也大半松脱：“广州旧家找回来的任公遗墨，”万先生说，“袖珍，稀世！”六十几七十岁的新会斯文人，满头花白，一脸书卷，十分清雅，乡情也浓，半生研究梁启超，收藏梁启超，交往熟了还带我到他西环山坡上的寓所观赏梁任公墨宝，集诗词对联大大小小十几对，中堂也有些，临碑帖的册页三四件，

还有刻任公法书的红木笔筒、臂搁，一件都不卖，一叠信札也不卖。

星期天逛古董街常常碰到万先生，逛完一起喝奶茶聊天，他最爱讲梁启超的一些小故事。他说李蕙仙嫁给梁启超的时候带一名丫鬟王来喜，梁家家务财务都归她一手操持，李蕙仙去世王来喜成了梁任公侧室，一心照顾梁家九个孩子：“她的生平资料我手头残缺不全，真是憾事！”万先生说他一辈子在钱庄做事，有个同事是梁家的远亲，四处打探了好几回打探不出王来喜的消息。他说梁启超还有一位巾幗知己叫何惠珍，是他二十八岁奉老师康有为之召到美国檀香山的时候认识的：“华侨富商的千金，美丽聪明，英文极强，替梁先生当传译，在美国报上写文章为梁先生的政见辩护，数度表白愿意此生做梁先生的人，梁先生尽管动心也数度回绝，说他与谭嗣同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，怎么说都不应该食言纳妾！”万先生说徐志摩陆小曼一个抛妻一个背夫恋爱结婚，梁任公依旧固执，凭一夫一妻的婚姻观念在证婚

台上严词训斥这对新人。

一九六六年，我在新加坡静叔家里看到梁启超两件遗墨，一件集宋词对联，静叔买了，一件小册页钞录饮冰室杂诗，静叔留给一位旧交购藏，说是索价比对联贵两倍：“不然我老早劝你买了！”他宽慰我。梁启超的字我少年时代在林揖舜先生书案上见过一通信札，青绿八行笺铃上一枚朱红私章，墨色焕发，行书粗细有致，漂亮得不得了，我说跟我们校长张本立先生的字有点像，林先生笑说校长的功底虽然带北碑之雄强，毕竟少了梁任公《张黑女碑》的魂魄！梁任公论书有一段林先生教过：“书派之分，南北大显。北以碑著，南以帖名。南帖为圆笔之宗，北碑为方笔之祖。遒劲雄浑，俊俏方整，北碑之所长也，《龙门二十品》、《爨龙颜》为其代表；秀逸摇曳，含蓄潇洒，南派之所长，《兰亭》、《洛神》为其代表。”任公法书亦碑亦帖，方整的气韵流露秀逸的气度，他的对联条幅夹带风雨楼头挺拔之姿靠的是这道功力。广州友人替我猎来的这柄扇子仿佛一字一故

事，听说胡适先生推断任公流传下来的遗墨不会少过三万件，落墨恭谨，字字用神，那是他惦记自己名气不小的压力，担心后世书香中人细细推敲他笔下的一笔一画。

这样认真掂量身后荣辱的人也许也注定事事克己。听说，梁启超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，何惠珍从檀香山专程回国看他；他只在总长办公室见她一面。听说，李蕙仙病逝，何惠珍也从檀香山专程回国看他，他依然婉拒她的深情，何小姐在《京报》当编辑的表姐夫梁秋水忍不住责备梁启超“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”！一九九三年万先生有一天打电话约我到摩罗街的小茶室见面，他说他年纪大了，要去美国投靠女儿了，梁启超那些遗墨女儿很想继承，信札他卖给台湾老朋友，留下一通送给我清赏，我没有要。我劝他带去美国留个念想，跟那批对联、中堂、册页归纳成任公书艺集锦。“只麻烦你一件事，”万先生说，“今后万一看到王来喜的资料，敬请寄一份给我，我实在很想知道她的情况，那是数十年的心愿。”过



了两年多，我集存了几份零碎剪报寄给万先生，回信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千金：万先生仙逝了。

王来喜就是王桂荃，听说梁思成有一篇文章写了她，我找不到。旧报刊上一篇《梁启超的婚恋》说，梁启超的所有孩子几乎都跟王桂荃很亲，他们管李蕙仙叫妈，管王桂荃叫娘。文章里还说梁启超尽管收了她为侧室，毕竟有些避忌，不想张扬，写信提她多称“王姑娘”，称“三姨”，称“来喜”，只在一九二四年“李蕙仙病重，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，适逢临产，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才用‘小妾’之称”。那样说，李蕙仙在世之日，梁启超与王桂荃早已经好过了：檀香山的何惠珍爱得真可怜。文章说一九六八年王桂荃八十五岁，文化大革命越闹越凶，她和她的孩子们四散分离，“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”。过了文革，梁家的子女们在香山梁启超和李蕙仙合葬的墓园里种下一株母亲树，还立了一块石碑纪念他们这个可爱可敬的娘。

梁启超是一八八九光绪十五年举人，戊戌变

法后去了日本，民国初年做过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还做过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，一度出任清华研究院导师、北京图书馆馆长。“我常想，广东人在北方政坛学界闯得出梁任公这样的大名堂，多不容易！”台北诗家张心叶先生有一回告诉我说梁先生官场上吃了些耿介的亏：“难怪他集放翁诗句的联语中有一对‘道义极知当负荷，湖山仍得饱登临’，多么妥帖！”张老先生说他听过孙中山的录音，真是广东人说官话；梁启超没有录音带可听，问了友人才知道梁先生起初官话说得甚差，光绪帝慕名召见，两人根本没法畅谈，只赏给他小小六品衔，幸亏李蕙仙久居京华，国语流利，天天教他，日日苦练，他的官话终于有板有眼了。

任伯年团扇

徐悲鸿一生崇拜任伯年，集藏任伯年作品很多。他慨叹任伯年几个学生都早逝，只剩倪墨耕民国初年还在上海鬻画，“不过油腔滑调而已”。任伯年一八九五光绪年间下世，有一子一女，女儿叫雨华，学父亲画艺很有成就，嫁湖州吴少卿为继室，吴少卿的孙子吴仲熊是徐悲鸿的好朋友，他知道徐悲鸿爱任伯年的画，找出任伯年和任雨华父女还未装裱的几十幅画送给徐先生。那是徐悲鸿集藏任伯年画作的底子。他说他此后又陆续搜集，又得了几十幅，“精品以小件如扇面、册页之属为多，其中尤以黄曼士所赠十二页为极致”。

黄曼士是新加坡富商，徐悲鸿在南洋的大恩人。我替杜南发新书写序文说南洋收藏家受徐悲鸿启发很深，他们都收了不少任伯年精品，新加坡陈之初先生收得最多，还刊印画册，请徐悲鸿写《任伯年评传》。《评传》说，一九二八年初秋他住在南京，访得章敬夫的儿子带他到家里看父亲集藏的任伯年作品，果然又多又好，一幅《群鸡》听说是当年章敬夫买活鸡送任伯年，任伯年以画答谢，可惜保存不当，画中鸡头让老鼠啮了，章敬夫找了钱慧安修补。钱慧安的画早岁我也收了几幅，工笔仕女娴雅耐看，格调在老莲、十洲之间，是任伯年同代人，沪上卖画，名重一时，晚期杨柳青的年画画多了，印多了，开相都相似，多看生厌，跟任伯年毕竟差了一大截。

五十年代我小时候在南洋看惯任伯年的画，几位父执、师长家中都挂他的花鸟、人物、鸡鸭、牛羊，淡的浓的繁的简的都有，写意写得灵动极了。万隆王念青先生有一年春节厅堂上挂出一幅任伯年巨幅花卉仕女，长逾寻丈，气势慑人，题

款那手字已然够漂亮了，周边上下的题跋也多也好看，念青先生说那全是清末民初海上的大小名家：“任伯年这样大幅的画似乎是跟张熊学的。张熊是张子祥，大画家，大收藏家，银藤华馆里的商鼎周觚古书古画上海滩上很出名，不输吴云。任伯年在上海卖画靠张熊热心照顾，处处提点。”老先生从书房大柜子里找出两幅张熊的书画给我看：一幅山水气吞万里，一幅篆书条幅他说写得粗疏，吴昌硕比他精到得多。“任伯年有烟霞癖，”念青先生说，“亦梅夸赞他鸦片抽足了画才那么高，我倒觉得他不抽鸦片，精神清爽，艺术成就一定更大！”徐悲鸿听任伯年友人黄震之说，伯年鸦片瘾来时无精打采，过足了瘾立刻生龙活虎，一跃而起，顷刻间成画七八纸，元气淋漓，气魄甚大。难怪亦梅先生说为了艺术还是让他抽吧：“没办法，那个时代名士派都这样放浪，颓废！”

六十年代我在香港闽南富商秋叔家里也看到任伯年一些作品：“我专找任先生晚期的画，”秋叔说任伯年有烟癖是一回事，勤谨又是一回事，

写生功力那么深，全靠观察摹写，两只猫打架打到屋顶上他都爬上去勘察：“看饱了芸芸生态，看饱了八大山人，任伯年最后悟出绘画贵在写意，早年撞粉撞水的浓烈笔法慢慢淡掉，一个‘写’字救他脱了胎，换了骨！”十多年前王家诚写《吴昌硕传》说任伯年早岁卷入太平军中掌旗，风餐露宿留下了种种病痛，三十刚过头发白了，气喘、气逆、盗汗样样有，酒喝多了肺病很快恶化，家中画纸如山，画债如山，门外等拿画的人一波接一波，吴昌硕眼看亦师亦友的任伯年天天在烟榻和画案之间挣扎，心中难受，经常软硬并施，骂了又劝，劝了再骂，好不容易劝勉任伯年坐下来画画。听说吴昌硕最爱看任先生画画，意到笔到，敏捷迅速，忽而八哥沐浴，忽而风中乳燕，忽而东坡操琴，忽而“小红低唱我吹箫”！

六十年代尾从厦门南来的魏红给我看过一幅任伯年画扇面《小红低唱》，迷濛的情影淡淡的妩媚，圆窗外几笔柳丝迎风曼舞：“是林老师的遗物，”她说，“原先挂在老师斗室里，运动来了